

关于整理闻一多遗诗《真我集》的说明

孙 党 伯

《真我集》是我国著名诗人闻一多最早的一部诗稿,共抄存新诗十五首,从未公开出版。这里刊载的九首诗,就是根据诗人手抄的原稿整理的。为了尽量保持原貌,我们在整理时,对于诗的顺序、格式、字句等,都未作任何改动;凡注明写作时间的,都按照原式写在各诗的题下或诗末;个别字迹模糊的地方,则用“□□”号标出,以待进一步查考。

如何确定这些诗的写作年代,是我们在整理中碰到的一个难题。在原稿中,这些诗都未注明写作年代,有的仅注明了写作月、日,有的则连写作的月、日也未注明。那么,这些诗到底写于哪一年呢?若不把这个问题弄准弄清,就无法正确认识这些诗的思想意义。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这些诗写于1919年至1920年间,是闻一多最早的新诗。理由是:一、《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妹来了也作一首》注明写于“十一月十六日”。查沈尹默的《小妹》一诗,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该期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因此,闻一多因读沈尹默的诗而写的这首诗,定写于1919年11月16日无疑。二、《黄昏》一诗原注作于“五月二十二日”,最早发表于1920年10月22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95期,可见此诗当写于1920年5月22日。三、从原稿抄录的情况看,这些诗的顺序基本上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根据以上三点理由,我们可以对这些诗的写作时间作出如下推断:《雨夜》、《月亮和人》(1919年11月14日)、《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妹来了也作一首》(1919年11月16日)、《雪片》、《朝日》(1920年5月12日)、《雪》、《忠告》(1920年5月14

日)、《率真》(1920年5月14日)、《志愿》、《份心》(1920年5月17日)、《一个小囚犯》(1920年5月15日)、《黄昏》(1920年5月22日)、《所见》、《南山诗(古诗今译)》、《晚弄见月》(1920年7月1日)。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十五首诗中,《雪片》、《志愿》两首显系翻译之作,《南山诗》一首则如作者所说是“古诗今译”。还有,《雨夜》、《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雪》、《黄昏》四首,后由作者选入诗集《红烛》,并在文字上作了大量的修改。为节省篇幅,我们这次没有把改动之处一一注明,好在《红烛》并不难找,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查对。

应该指出,闻一多早期虽然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十分重视诗歌的内容。在1921年五月写的《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他说:

诗的真价值,在内在的原素,不在外的原素。“言之无物”、“无病而呻”的诗固不应作,便是寻常琐屑的物,感冒风寒的病,也没有入诗的价值。①

可见,闻一多从写新诗的第一天起,就主张诗歌应该表现诗人纯真的思想感情。他把自己最早的一部诗稿题名《真我集》,便透露了他的这种主张,表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在《忠告》里,诗人“忠告”月亮:不要听信圆时美,缺时丑的谰言,应该相信自己的本相(无论圆也好缺也好)是美丽的;如果因为怕丑而“躲在黑云里”,把本相隐藏起来,那倒会令人疑心你变得狰狞难看。在《率真》里,诗人热情赞美那些按照自己的本性尽情歌唱的鸟儿,咒骂人云亦云的鹦鹉。他说:

“噢！鹦哥，鸟族底不肖之子，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若是所有鸟儿都学了你，“世界上那里去找音乐呢？”这说明，在闻一多看来，只要是“真”的，就是美的；只有那些能够吐露真情、表现出自己独特艺术个性的诗篇，才是有价值的真正的好诗。

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了青年闻一多的巨大的爱国热情。他不但积极投身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而且开始创作新诗，表达自己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自由的心声。在《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中，诗人认为现实世界如同“牢狱”，只有梦乡才是“光明的世界”。他沉痛地写道：

十五妹！人家都说你死得可怜。我说你的可怜，是在生前，不在死后。

这种愤激之词，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雨夜》一诗，又表现了诗人在风雨如晦的黑夜里，依然执着地追求光明的精神。在《一个小囚犯》里，诗人描写一个母亲因疼爱儿子，竟把儿子整天关在家里，以致关出病来。诗人模仿儿童的语气唱道：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长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都发了酵，更醉得昏头
跌脑，
真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这如泣如诉的急切呼声，正反映了广大青少年要求打破封建家庭和社会牢笼的强烈愿望。

《雪》这首富有深意的诗，特别值得一提。它既诅咒了“蹂躏世界”的“风霜”，又热情地歌颂庇护草木，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光明的“雪”：

啊！自然底仁爱底结晶！
他的足迹所到，就是光明。
世界底百恶，一经他底斋戒沐浴，
都可以重见天日，再造生命！

雪固然给“死人”般的世界加了“一层殓衣”，但它却预示着冬天的即将逝去和春天的即将来临，表达了诗人对美好未来的坚强信心。这首诗本是闻一多的一篇作文，从保存下来的作文原稿看，老师虽然在每句诗上都加了双圈，但因出于对新起的白话诗不满便批评道：“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闻一多在编辑《真我集》时，将老师的这段评语附在诗后，并说：“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充分表现了他热爱新诗和新潮流的坚定立场。

同时，在诗歌创作上，闻一多也十分注意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他说：“美的灵魂若不附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了他的美了。”②虽说他这时的诗作在艺术上没有《死水》、《红烛》那样成熟，但也开始显露出他那构思精巧、比喻生动，色彩鲜明的特点。比如，《伤心》一诗把春天消逝的景象写得十分富有立体感；《所见》一诗更是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物画。

总之，《真我集》虽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在五四时期的内心要求与愿望，也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积累了经验，因而对于研究闻一多的早期思想和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顺便说一下，在《真我集》的手稿中，还有一首题为《一句话也不讲》的诗，但诗人在抄好后又把它勾去了。不过，我觉得这首诗的前两句虽与《黄昏》的前两句完全相同，整个立意却大不一样，而且颇有诗味。现一并抄录在下面，供研究者参考。

一句话也不讲

太阳辛苦了一天，才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脸通红，一直的向山洼里狂奔。
这时候窗子外边笑语歌呼的声浪，
一阵阵的往窗子里边淌。
但是窗子里边坐着我们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讲。
因为我们喝醉了彼此的秋水一样的目光，

所以就低头微笑着，一句话也不讲。
一本远古的诗集放在桌子上。
有时两双眼睛都对着这本书上看。
但是我们总是一句话也不讲。
呵！莫非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志趣，我

们的怀抱，
都已经被这位诗人替我们讲过了吗？

①②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载
1921年6月《清华周刊》第七次增刊。

真我集(选登九首)

闻 一 多

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 妹来了也作一首

十一月十六日

今年暑假里有一晚上，我点着一盏煤油灯看诗；
妈坐在我后面，低着头，靠在我的椅子背上。我听见一个发颤的声音讲：

“这么早没得事，又想起来了。……”

我忽然觉得屋子起了一阵雾，灯光也发昏了，
书上的字也迷糊了，温热的泪珠一颗颗的往我的双
腮上淋着。

十五妹！我们喜欢做梦的人，自从在梦乡里，
发现了那一个光明的世界，就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
界里，无事不是痛苦；何以在狱里的人，日夜的只
怕到那一天死要来拉他出狱哩？

十五妹！人家都说你死得可怜。我说你的可怜，
是在生前，不在死后。

漆黑的屋子，衬出豆大的灯光；帐子里仿佛有
一个发颤的声音讲：

“又想起来了！”

十五妹！我只怕听这一句话。

朝 日

夜已将他的黑幕卷起了，
世界还被酣梦羁绊着咧，
勤苦的太阳像一家底主人翁，
先起来了，披着他的绣裳，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做工。

啊！这样寂静灵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炙的光芒
注射到他睡觉的脸上，
却惊动了他的灵魂，摆脱了他的酣梦，——
睡觉的起来了！

五月十二日

雪①

夜散下许多软似茸②毛的天花，织成一件大
衫，
暗地里将干枯憔悴的世界，连头带脚地包起
了，
他又加了死人一层殓衣，
他将一片鱼鳞似的屋顶埋起了，
却埋不住那屋顶上的青烟缕缕，
仿佛死人的灵魂似的，从坟土里吐出，直向天
堂迈往。

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
多亏他覆满地面，保护百草底千钧一发的生
机，
森林里可怜的，抖颤的众生，战斗了许多时，
望见他来都说：“这是冬投降底白旗，和平来
了！”

平时最污秽的粪土，经他底一番变化，
现在也要蓄起他底充分的精力，
贡献到青春，供他底生育底发展。

啊！自然底仁爱底结晶！

他底足迹所到，就是光明。
世界底百恶，一经他底斋戒沐浴，
都可以重见天日，再造生命！

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赵瑞侯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

①这首诗收入《红烛》时，作了大的改动，诗的最后两节及说明均被删去，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②“茸”当为“茸”之误。

忠 告

人说：“月儿，你圆似弹丸，缺似弓弦；圆时虽美，缺的难看！”

我说：“月儿，圆缺是你的常事，你别存美丑底观念！”

你缺到半规，缺到蛾眉，我还是爱你那清光灿烂；

但是你若怕丑，躲在黑云里，不肯露面，
我看不见你，便疑你像龟趺底甲，蟾蜍底衣，夜叉底脸。”

五月十四日

率 真

莺儿，你唱得这样高兴，
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个人是为什么的吗？
鸦儿，你也唱得这样高兴，
你不曾听见诅骂底声音吗？
好鸟儿！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唱，
什么赞美，什么诅骂，你们怎能管得着？
噢！鸚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口口鸟儿口口口①你，
世界上那里去找音乐呢？

五月十四日

①此处原件字迹不清。

伤 心

风儿歇了，

柳条儿舞倦了，
雀儿底嗓子叫干了，
春底力也竭了。

肥了绿的，
瘦了红的；
好容易穿透了花丛，
才找出一个恋春的孤客。
拉着他的枝儿，
细细地总看不足，
忽地里把他放了，
弹得一阵残红纷纷……
快放下你的眼帘！
这样惨的象如何看得？
唉！气不完，又哭不出，
只咬着指尖儿默默地想着，——
你又何必这样呢？

五月十七日

一个小囚犯

妈！我还记得，一个四月天，雨脚刚收，
檐沟正忙得吼吼声，
园里底花香跟淋湿的土气在鼻子里冲突。
一双黄蝴蝶又来偷花粉，
太阳斜着眼珠儿瞋着我笑，
我想是他叫我去搽贼，
马上邀我的朋友赶去。

贼没有搽着，我们反跌了一交，
涂得满身的污泥，手被花刺儿戳破了。
我回家来，望着你哭。

你不问底细，就把我关在房里，再不准我出来了。

我关了一个月，我问你，

“妈！事已经过了，我关得很久了，可不可放我出来？”

你说，“不怕丑的孩子！身上弄得那样脏，还好意思见人吗？”

我说，“妈，请你替我洗洗，换一身簇新的衣服，我再也不顽皮了。”

你攒着眉尖儿想了半天才讲，“人家的孩子们都在家里玩儿咧……”

我关了两个月——关病了——我又问你，一壁哭着，

“妈！你一辈子不放我出来吗？”

唉！你不知道我病了吗？

整天儿没吸一点新鲜空气，没见一线阳光，
再不放我出来，我真要活活的闭死了呵！”

你说，“乖儿，你病到这样，外边那大的风雨，
你怎能禁得住呢？”

医生吩咐你在家养病。”

我关了半年，尝饱了药味，病减了一点，我又问你，

“妈，我的病好了，现在我该出去玩了罢？”

你说，“你还没好完全，你可以推开窗子望望，
但不要走到外边去了。”

窗子开了——那里淌来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听！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长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郁发了酵，更醉得昏头跌倒，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歌儿毕了，我四面寻找。找不出唱歌的人。

我很欢喜，我也失望，我又问你，

“妈！我从前的伴儿不能帮助我，

致令我糊脏了衣服，戟破了手皮；

假若现在来了一个小孩，教我不要捉蝴蝶，也不要踏污泥，

但陪着我好好生生地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
你也不放我出去吗？”

你说，“可以放你，但你又上那里找这样一个伴儿呢？”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罢！”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五月十五日

所见

小河从槎枒的乱石缝里溜出来，
声音虽不大，却还带点瀑布底意味。
在他身上横卧着，是一株老柳，
从他的干上直竖地射出无数的小枝；
他们想找点阳光，却被头上的密荫拦住了，
所以那一丛绿叶，都变了死白颜色。
野藤在这一架天然的木桥下，
挂起了一束蓬松的鬃丝，
被瀑布底呼吸吹得悠悠摇动。
谁家洗衣的女儿，穿着绯红的衫子，
蹲在绿阴深处，打得砰砰甸甸的响？

晚霁见月

好了！风翅掩了，

雨脚敛了，

可惜太阳回了，

天色黯了，

剩下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忽地紫波银了，

远树沉了，

竟是黄昏死了，

白月生了，——

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莫愁太阳自落，

睡煞人儿，

且待月亮照着，

唤醒魂儿。

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七月一日